# 少女返行归来

庞瑞垠

# 少女返行归来

庞瑞垠

**少女远行归来**

庞 瑞 垠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　32开本　6.25印张　131千字　插页1

1987年12月第1版　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472　　定价：1.35元

ISBN7—5014—0072—5／I·17

印数：00001——17,500册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劳教农场为典型环境，掀开了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神秘的一角。

作品从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角度，深入、形象地探索了青少年失足的主客观原因，从中可以窥见她们昔日近乎荒诞离奇的堕落，听到她们心灵深处迸发出的痛苦呻吟，了解她们从旧的羁绊中解脱出来，逐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艰难历程。

小说对主人公翁芳芳及其周围的蔺娜、娄小燕、郑岚等个性各异的失足青少年作了真实、细腻的刻划，并塑造了劳教工作者姬婕的生动形象。故事真实感人、文笔明快、流畅，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自有其特色，值得一读。

# 题　辞

“与其用假的面貌来骗取尊敬，不如以真的面貌被人厌恶反而感到舒畅，因此，我写下了这本书。”

——纪德《如果一粒麦不死》

“这是我做过的事，想过的事和经历过的事。我要把善恶都直率坦白地讲出来，既不隐瞒什么不好的东西，也不附加什么好的东西。”

——卢骚《忏悔录》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## 一

陌生的天地，陌生的人，连空气都是陌生的。

劳教后的第一个星期天，啊，怎么打发它呢？……

早饭后，呆在宿舍里无所事事，四周有放荡的笑声，嘤嘤的哭声，和哀怨的歌声；身边，有的在轻轻诵读英语单词，有的在翻画报，有的在编织毛衣，有的在洗衣服，还有的在品尝家中带来的怪味豆，或者对镜顾盼，自怜自叹……真叫各人所爱，千奇百怪。可是，所有这一切，仿佛都跟我毫不相干——这难道就是劳教农场的生活画面？而且，我竟然也在这幅画面之中，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呢？

寂寞、孤独，象蛇一样咬噬着我的心、我的神经和我的灵魂。

三天前的事，越是不愿想，却越想得厉害；越想忘却，竟越不能忘却。

“哎，翁芳芳，瞧你这几天一句话不说，干嘛自寻烦恼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吧！”

说话的是女队出名的“黑牡丹”蔺娜，她的铺紧挨着我的铺位。这会儿，正用不锈钢的镊子修眉哩！或许是从镜子里看到了我的神态，声音有气无力，象是看破红尘。手却一秒

钟也没闲着，眉毛被修饰成两条细线延伸到鬓角。她中等身材，虽说年已三十，可看上去才二十多岁，圆脸盘，薄嘴唇，但'上帝'却给了她一双梦幻般的大眼睛，在两道细长的黛眉衬托下，倒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。不过，在这种场合，她依然恁般注重修饰，也是痼癖难改啦！

我把目光移向蔺娜，只见她发出了一种自我调侃的笑。蓦地，一道道细密的皱纹在她嘴角显现出来，我的心一颤，啊，"黑牡丹"终究凋谢了。在这劳教农场，再美的花儿也要凋谢的，我不禁为蔺娜惋惜，可又有谁为我惋惜呢？

蔺娜的语气，使我产生了一个直感：她绝非一般角色。我吃过轻信的苦头，得防着点。我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只管想自己的事。

"喂，芳芳，你怎么也来到了这个'天堂'？"蔺娜头一扬问道，我默不作声，阖上眼装作入睡的样子。

"哟，高贵的小姐，别跟我拿模拿样，这如今，咱们不都是在一口锅里掏勺子吗？"蔺娜说着收起了圆镜和镊子，迳直向我走来，挨着我坐下。

"呃，我头疼，请您让我安静一会儿……"我半抬起身子，委婉地说。

"咳，对你直说吧，我是三次进庙两次上山了，劳教又怎样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！有啥好愁的？习惯了就好了。"① 她见我未作反应，"那好吧！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"说着，站起身，扭动着她那苗条的腰肢，在床铺之间的狭小空地上，旋了个漂亮的探戈舞步，朝我莞尔一笑，"想

① 进庙：指拘留。上山：指劳动教养。

开些吧！”倏然，闪身出了门，忽又掉过头来，“小妹，咿咿，——”

听到“小妹”这个称呼，我猛地打了个寒战，不禁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——“美人痣”，她总是“小妹、小妹”的叫我，好亲热，可现在想来真让我恨死了。

蔺娜跟“美人痣”是一路货吗？瞧她那副神情，劳教农场的生活，象是完全适应了，仿佛她不是来接受带强制性的教养，而是来这儿出公差、闲蹓跶似的，一个心性太强的女子，委实叫人佩服。

其实，她并不了解我，倒要我“想开些”，滑稽！

我，怎么能“想得开”呢？三天前的经历，梦魇般地出现在眼前——

## 二

地处长江下游的这座城市，季节的变换，令人捉摸不透。在这里，春天象个匆匆过客，人们来不及看清它的身影，感受它的温馨，夏天便翩然而至。

早上，我从箱子里取出心爱的浅绿色连衣裙套上，又用一条玫瑰色的小手绢，把纷披在肩上的长发扎了扎。接着，冲了一杯麦乳精，就着吃了一块松软的夹馅面包。把罩在“三洋”收录机上的红丝绒套子拉拉正，忙完了这一切，这才向挂在床上的八吋彩照说了声“Good—bge”，便推着自行车出了门。

从宿舍到我上班的市博物馆，要经过两条僻静的绿荫如幢的街巷，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慢悠悠地踏着车子，嘴里轻快地哼着：

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，
……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。
憧憬着美好的理想，
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。

穿过了一座布局奇巧、雅致的石桥，拐了一个弯，来到博物馆飞甍重檐的拱形门下，旁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，正好挡住去路，我不得不绕了一个直角，把车子朝廊檐下一架，便信步往后院的装裱室走去。

忽然室主任露出一副严肃的面孔，冷冷对我说："翁芳芳，你……馆长让你去一下。"

"干嘛？"我甚觉诧异。我知道，这半年，任馆长曾不止一次地找过我爸爸，八成是为了我的事。可，却从来不跟我直接谈，今天，怎么一反常例。我满腹狐疑，脚象一下被钉子钉牢了似的，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

小楼前的庭院里阒无一人，使我顿时产生一种置身荒野的感觉，寂寥威逼着我。少顷，我瞥见楼梯附近一个熟悉的面孔一晃，保卫干事！他干嘛要呆在这里？！一种不祥之感猛然袭来。

我略一迟疑，硬着头皮上了二楼，馆长室的门开着，我刚沾门边，只见任馆长身边坐着两个公安人员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附近派出所的秦所长。霎时，我联想到门口的吉普

车，大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，我象一头猎物，撞进了陷阱，身子筛糠似地哆嗦起来。

“跟我们走一趟！”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，将省劳动教养委员会的决定书递给我，顿时，我眼前一黑，瘫软在地。

“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？”我清醒过来，迸出一句话，泪，象决堤的河水，奔涌而下。

“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秦所长唬着脸，威严地扫了我一眼。

“不去，我不去。有话干嘛不可以在这儿说？”我一个劲地嚷着。

“我们是在执行法律的裁决。”

“我爸爸知道吗？”我愤怒地责问。

“这事你甭操心。”秦所长冷冷地说。

“不，你们这是背着我爸爸干的，你们……”我强辩着。

“我可以实话相告，这一回，你父亲是支持我们的。”

啊，最后一线希望泯灭了，我大声抗议：“你们这是枉法，迫害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死也不去！”我赖在地下，心儿却象胆怯的小鹿在胸中碰撞。

“哪就不能怪我们了。”秦所长向年轻的公安人员递了个眼色。

“笃”地一声，一副黄铜手铐丢在我的眼前，尽管没有铐，可一种威慑力量使我所有的感官都麻木了，仿佛变成一个木偶，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，顺从地下了楼，出了大门。

瞬间，我成了一个“新闻人物”，整整一条街的人好奇地纷纷挤了过来，无数道讥讽、嘲弄，幸灾乐祸的目光，象寒

光飕飕的刀戟刺向我。

“这不是翁书记的女儿吗？怎么……”

“可惜，这么漂亮的姑娘……”

“有什么可惜的，哼，自作自受。”

四周一片窃窃议论、指指戳戳，暗暗嗤笑，我只觉得自己象被剥掉衣服赤身露体地站在这许多人面前，惊骇得茫然不知所措地上了吉普，犹如向生命的末路走去。

虽说是初夏，太阳一晒，吉普里热得象蒸笼一样。公安同志不断地用毛巾擦着额头和脸上的汗水，而我却如同置身冰窖，浑身颤栗着，活象一头被猎获的小动物，蜷缩在吉普后座的一角。

厄运这样快地降临到我头上。这会儿想起来，真不免有几分可笑。我平时并不喜欢唱歌，那天何以竟哼起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”呢？啊，报应啊！我的生活何曾充满阳光？眼前更是一片昏暗。嘲讽，莫大的自我嘲讽！命运之神在无情地作弄我，我不知前面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？……

## 三

吉普沿着蜿蜒的公路向前疾驶，公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林带，延伸到无尽的天际，这是城市里少见的景色，可我今天绝没有这种闲情逸致，这弯弯曲曲的公路，象是一条凶恶的巨蟒，把我的身体、我的心灵给缠住了，越缠越紧，我差点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要憋死了，呼吸仿佛变得困难起来，我预感到精神的、肉体的折磨将从今天开始了……

车子不知兜了多少时候，来到一处群山环抱的所在。

眼前，出现了矗立的水塔和绿树掩映中的一幢幢楼房，吉普蹙向右侧一条较窄的路面，透过车窗，我看清了两边茶园里一个个剃着光头的男孩。不远处，还有十多个扎着"刷把"短辫的少女。接着，扑人眼帘的是牌楼式的大门，拱形门楣上写着"黛山农场"字样。我的心嘴噔一下，明白了自已来到的是什么地方。

"干嘛把我送到这里来？……"我乞求地问道。

"你的罪错决定了这一切。"秦所长生硬地回答。

"我愿接受行政上的任何处分，只是不愿跨进这个大门。"我倏然想起了华玮，想到了我的未来，惊恐得差点使我哭出声来，"秦所长，我求求你，过去，我确实给您惹过麻烦……求您给我最后一次改正的机会吧！"

"已经晚了。不这样，你不会接受教训，不会改的。"秦所长语气肯定，毫无恻隐之心。车子开进了农场。

"好啊，我会记住你的，将来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"我冷笑了一声，眼眶里的泪水霎时被愤懑的怒火烧干了。"劳教几年？！"

"一年。"

"姓秦的你不觉得太短了吗？我才十九岁，劳教十年，也还不到三十哩！"我歇斯底里地嘲弄他。

"说是一年，得看你的表现，改造得不好，延长期限！"

"好吧，反正我已失去自由，只能听任你们摆布，不过，话得说在前面，我们总还有见面的机会吧，那时，哼……"

“那时又怎么样？”年轻的公安人员截住了我的话，逼视着我。

“那时，我一定要把失去的补回来。”我挑衅性的目光迎了上去，“你们不要得意得太早。”

“翁芳芳，你要面对现实，你应当冷静下来。”秦所长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说，“下车。”

吉普停在广场的一角，前面是一排青砖红瓦的平房，我被带到“管教科”。秦所长让我在外面的走廊里等着，约摸五分钟后我被叫了进去。

我刚刚坐下，只见从外面进来一位五十岁开外，干部模样的人，管教科变得好一阵热乎：

“场长，散会啦？”

“您请坐。”

“邹场长，瞧您，刚回来，咋不歇歇。”

没想到这老头竟是场长，他取下帽子，露出了斑白的头发，细小的眼睛斜乜了我一眼，投射出来的目光并不显得十分威严。

“才来的？”邹场长问道，不等回答，就又取过桌上的案卷，随意翻了一页，忽然一愣，又瞥我一眼，兀自低声：“呶，……”

“您……认识我爸爸吗？”我竟难以抑制自己，话脱口而出。

他冷漠地瞟了我一眼，并不理睬，仍只管看案卷。我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。

“你对自己怎么个看法！”邹场长看完案卷抬起头看准我。

“我一切都不明白。”

“不，你不应当这样回答问题。”

“究竟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来，我弄不清楚。”

“孩子，等你清楚了，自然就可以离开这儿了。”他的语调诚恳，跟一分钟之前迥然不同。

“那我只有听天由命！”

“这个态度不对。我们这里没有岗楼、电网、聚光灯和刑具。这里是教育、感化、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场所。”邹场长说。

“我知道，听凭处置。”

“你应当争取主动，努力改好，提前解教。”①

“恐怕会使您失望的。”他的话并不能触动我，我觉得，这种训示是廉价而千篇一律的，他对谁都会这么说，绝不因我是什么书记的孩子而另眼相待。这么着，我不软不硬地甩给他一句话，跟着管教科的人向一旁走去。待检查身体后，登记编队，正式“入伍”。

## 四

农场地处丘陵山区，青翠欲滴的茶树漫山遍野。走有一里路，只见山坡、山坳零散地分布着许许多多采茶的人。不知是谁发出了信号，象是有一种默契似的，倏然，几乎所有

① 解教：解除劳动教养。

的头都抬了起来，各式各样的目光，凝聚在我这个“焦点”上。我迅疾把头埋下了，踯躅往前走着，而窃窃私语，却一阵阵传来：

“好漂亮的妞儿，象是演员。”

“嘿，穿着连衣裙来劳教，要多时髦有多时髦！”

“哎，哎，怎么样，选她当咱们的队花吧，哈哈哈……”

“干活！”须臾，响起一个铁锤落地似的声音，四周的“咕咕哝哝”、“叽叽喳喳”即刻停了，奇怪，竟如此灵验。这是谁？我抬头一看，见一位中年妇女从一簇低矮的茶树后面站起身来。凭心而论，她长得并不起眼，中等偏高的个头，短发，淡淡的眉、温良的眼神。脸的轮廓显得过分地柔和，就象我读小学时的一位数学老师。她仿佛十分悭吝语言似的，就说了两个字。孰料，两个字就把嘈杂喧嚣的声浪给镇住了。这时，我的耳畔除了细碎的“嚓嚓”采茶声，再听不到别的声音了。我正兀自惊叹，她却从茶垅里向我走了过来。

“姬队长，她叫翁芳芳，交给你了。下午，请你到场部来一下，……”管教科的人说完转身走开。我明白了这就是女队队长，不用说，今后得受她的监管。我想如果她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管教干部，那么，一定是个骨子里很厉害的“牢头禁子”。这最初的接触，我该给她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？……

来时突然，我连随身换洗的衣服都没带，更谈不上行李了。我感到无端的惶惑和恼怒，但却努力克制着，尽量不流露出来。

“见鬼，做梦也没想到会进农场。”走[illegible]队部办公室[illegible]想到刚才路上听到的那些难堪的议论，想到要在这儿来[illegible]

年，跟他们朝夕相处，委屈和羞辱，使我忍不住嘤嘤啜泣起来。

“这里并没有鬼，即使真的有鬼，也可以变成人嘛！”她仔细端详着我，眼里发出阳光般的爱抚。

她又问了些别的事，忽然把话题一转：“翁芳芳，照这里的规矩，你的长发得剪，可留短辫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为难了，让我留那种难看的“刷把”，这绝对不行。俗话说，发型打扮脸型，脸型打扮体型。剪成短辫，我这副模样不会都变了？“这发式，我已经蓄了多年，改造思想与改造发型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竭力把声音说得恳切委婉，隐含着祈求。

“是的，改造思想与改变发型是没有多少直接关系，可你们过去往往在发式、衣饰上一味地追求，慕虚荣，爱面子，放松自身的思想修养，让不健康的意识乘虚而入，最后走上邪路。”她略提高了声音，“短辫，也是一种美，朴素大方。这里的生活很紧张，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让你们修饰自己，短辫方便得多。”

我一声不吭，低着头领教训示。

“一定得剪，午后，我来检查。”她的口气不容分辩，脸色象铁块般地凝重，“还有，你手指甲上的蔻丹也得褪掉。”

这不是闲操心吗？我窝着一肚子气，这时她最初给我留下的好印象已荡然无存。

“我已关照在先，这是制度。”象是看出了我思想上的犹豫和抵触，她强调了一句，“等会儿，组长领你去宿舍。至于你所需要的东西，开个单子，明天，农场有车去H市，替你捎来。”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